



司法羅生門 《島國殺人紀事二》

2010-03-20 記者 林乃綢 報導



盧萍、盧菁為弟弟盧正被槍決持續抗爭。(圖片來源／公視記錄觀點)

「近距離朝他開了三槍，一顆子彈還卡在胸口上，刑場的人員偷偷告訴我們，他的眼睛始終是睜開的，他死不甘心、他死不瞑目……。」盧萍悲慟地為胞弟盧正的死哭喊著，只是，逝去的生命再也沒有機會控訴司法草率的審判，二〇〇〇年九月七日，三聲槍響，震驚社會的詹春子綁架撕票案宣告終結。

《島國殺人紀事二》敘述於一九九七年轟動一時的社會案件，嫌疑犯盧正憑著一份認罪自白被槍決，而後引發一連串的司法爭議以及家屬的抗爭。導演蔡崇隆透過鏡頭重新檢視疑點重重的偵審過程，用正反雙方的言論互相對話，全片以十幾名相關人士的受訪畫面以及錄影、錄音片段穿插而成，試圖再次挑戰司法公權面目。從盧正的兩個姊姊盧萍與盧菁對台灣司法瑕疵的怒吼、死者詹春子的丈夫曾重憲斬釘截鐵地認定盧正就是兇手、到偵辦警檢單位的推託之詞，細細刻畫司法體制的矛盾與破碎家庭的傷悲。

「大家能在一起就是幸福，對我而言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，因為我已不再屬於這個世界。」迴旋的畫面俯瞰著小村落，接著聚焦在一棟老房子前，導演以盧正的口吻和視角帶領著觀眾走進他的故事，然後再轉換成旁觀者的角度，讓盧萍、盧菁兩人娓娓道來弟弟的「冤屈」，影片才開始，卻已經看見導演的用心。

三方爭論 誰才是被害人？

全片出現三種立場的對話，首先，被控涉案的盧正家屬泣訴「司法殺人，濫殺無辜」，導演蔡崇隆利用盧正的家書、偵察錄影帶和起訴書記錄輔佐說明；接著，綁架撕票案的死者詹春子是全案最核心的被害人，死者家屬對於冤獄的質疑提出反駁：「誰才是真正的被害人？」；最後，司法人員包含員警、法醫、法官和書記官是全案關鍵所在，卻紛紛以各種理由推卸責任，員警否認疲勞偵訊，是盧正自願居留警局不願離開；法官說相信司法是公正的，相信自己的判決；書記官認為死前喊冤的人太多，這是求生本能。導演利用三方的說法檢視偵審過程中，違背程序正義與漠視司法人權的疑點，不帶任何立場，企圖以媒體第四權的角度來剖析整個案件的不同觀點，進而點出台灣司法制度缺失以及死刑存廢問題。

在案中最關鍵的爭議是盧正被借提後的三十六小時，盧正由最初否認涉案到認罪，這段期間沒有任何錄音、錄影的記錄，盧萍、盧菁以盧正家書提及的「警察每問一次，我就被打一次。」指控警察暴力刑求，以及「警察說一定要有人認，我們才能交差。」認為盧正無辜遭受冤獄，而且，從蒐集證據到認罪供詞的處理過程中疑點重重，現場模擬錄影帶清楚收錄警方主導犯案推演，盧正卻仍在證據能力不足的情況下被速審速決，在在突顯了台灣司法的嚴重問題，「台灣司法已死，又為何要求司法重審？」盧萍痛徹心扉地訴說內心的無奈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當然，時空移轉，近年來的司法改革已經逐步看見成果，根據目前任職於台北縣板橋分局的刑警施武志表示，刑求的情況已不多見，而偵辦過程錄音、錄影已於一九九九年修法規定，在警方偵辦過程中已實行多年，故警方辦案的誤判程度也大幅下降，只是，死刑的問題依舊存在許多爭議。

暫且不論台灣司法的制度層面，人權在現代社會已然成為普世價值，但高喊「人人平等」的司法，卻仍有階級、族群、職業的差異，曾經任職保全警察的盧正非但無法保全自己，反而因為這個經歷被解讀為熟悉檢察偵辦過程，故早已消滅犯罪證據。對此結果，盧正家屬深感失望：「我們沒錢、沒權、沒勢，只能用僅剩的愛幫助以後的人。」導演蔡崇隆更抒發個人的觀感：「為什麼某些有權力的人能那麼偏執，看不見自己的思考架構偏斜的厲害？為什麼我們老愛頌揚人權，卻那麼不尊重別人的生命價值？」

死刑存廢 人權關鍵

影片最後，導演詢問盧萍、盧菁姊妹是否設想過盧正真的是兇手，兩姊妹的回答少了些有力的支持，但卻提醒大眾最核心的一件事：「就算真的是盧正做的，也要有證據呀！」盧菁義憤填膺地說道。「只要判決有百分之一的疑問，就不應該動手槍決，何況，我認為盧正案至少存在百分之五十一的疑問，也就是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可能殺錯人了。」導演蔡崇隆於二〇〇一年的《島國殺人紀事二》記者會上這麼說，直接點出多年前死刑衍生的疑慮來自於司法制度的不健全，因此，廢除死刑的聲音逐漸浮現檯面，爭論多年之後依舊僵持不下，從檢察制度延伸出的死刑爭議，直至近年已經成為人權的捍衛，死刑存廢與否，不僅僅只限於廢與不廢的結果，牽涉的是更廣泛的司法體系、人權保障的問題。

時至今日，死刑的爭辯風起雲湧，在《島國殺人紀事二》片中有句話這麼說：「當客觀超然的科學與宗教，不能避免人為主觀的操縱，那麼也未必會是真理的最後解答。」提醒著每個扛著司法重擔的司法人員，當司法失去了反省能力，將會淪為殺人的工具。《島國殺人紀事二》並非提供觀眾一個「新」的真相，而是企圖在台灣蛻變的進程中留下一個不容遺忘的記錄，每一次死刑的批准都是沉重的責任，生命不可承受之輕，只能靜待台灣社會重新給予定義。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